

我與電腦的

細水長流

臧蓓



懂，電腦的英文術語聽不懂，笑話更是一頭霧水。回來打開書很認真的K才似乎懂了一半。懷著戰戰兢兢的心到實驗室開始作幾個簡單的程式作業也是靠助教的幫忙指導才好不容易完成的。我在想是不是我太笨了，是不是選錯系了。不知道是不是台大人有一根不服輸的神經，我重覆幾次的看書跑程式，更不恥下問的問老師（幸好同學不少）及老美同學。學期結束時好像懂了九成，卻只拿個B過關，但還是滿安慰的。

經過二年苦苦掙扎及煎熬，學了Fortran, PL/I, Assembly 等程式語言及理論課程，有門主科 Operating System 實在難以理解只好再修一次。最後終於繳了Project 拿到了電腦碩士學位。這時候上課可以懂六成，看書可懂九成了，跑程式可以三次就出來結果。記得為了趕期末最後的一個大程式，抱了一堆卡，送進大機器 (IBM 370 Main Frame) 去跑，等了數小時才有結果，後來我們發現半夜去跑等的時間可省一半。班上有一位女同學找了一位學長搶手代跑程式，卻喪失了自己去探險學習的刺激，也不是聰明之舉，因為只有自己親自去作，雖然辛苦卻可感受到那種真實變化的感覺，也很有趣味。

那時為了保持「學生身份」只好再唸電腦博士班，同時申請到在本系作助教的職位及獎學金，開始教大一學生 BASIC 語法程式。不知道為什麼，上台的時候，不管準備得多充份，上了台，面對不同類的藍眼金髮，說得又是不甚自信的英文，還是非常緊張及惶恐。幸好我有條不紊的講解及課程規劃，頗受老美學生的接受，使我保住這教職。這時文書處理 WordPerfect 及試算表 Lotus 剛剛發展出來，我們幾個助教是本校第一批受訓（或自學）好教大一的電腦入門課程。主任教授要我們每個人編寫學生練習給他審核挑選。這門課因為是很多外系學生的必修課，所以人數最多，是本系最大賣點及暢銷課，也是我的鐵位置。

二年後因為身份下來了，我就開始申請正式教職。第一個很快給我教職的是一所美墨邊界的大學，因為開學在即時間不容許我考慮和等待，只好又糊塗上路，這次面對的學生是西班牙語比英語更好的墨西哥裔美國人，雖然他們的英語也不好，可是我還是有點緊張，因為

為還是「非老中」同類。幸好我已有四年教學經驗，教的內容也很簡單都是我熟悉的，減少我不多的恐懼症。Laredo 這個邊城，約有十五萬人，只有大約一百個中國人，學校裡有一個中國女老師教化學，雖然比我大十歲也很快成了好朋友，互相傾訴一點邊遠地區的孤寂感。孩子們成為學校裡真正的「少數」，夾在大群的墨裔孩子裡覺得很不自在，常常問我「為什麼我們要到這裡來？可不可以搬回去？」我告訴他們再忍耐一年就可以了。教學相長，我在這裡因為是獨立專職老師，因此編寫了所有軟體課程的教材以及 Computer Lab 的練習學習教材。最使我捨不下這工作的是一星期我上十五小時，完全休息三天，使我有充裕的時間安排其他的活動。

有一次我找到一套很好的教學錄影帶，就在課堂中放半小時試試學生的反應，正好主任來做日常巡視，我想運氣真不好，他以為我是偷懶不想講課。幸好學期末學生給我的總評很高，使他對這中國女老師另眼相看。可是有一次他還是傷了我自尊心：「我對妳期望很高，希望妳一直留下來，但是妳的英文講話還可以再改善一點，教材裡的英文文法也要完全正確無誤」。如果我是用國語，那輪到別人來批評。但我還是虛心接納忠言，方知學無止境，英文不只是應付就夠了，還要求精進才行。我開始訂 Newsweek 閱讀，看電視上的國會辯論，可是在課堂上還是擠不出什麼引人大笑的笑話。

二年期滿，一位近親在加州洛杉磯請我去為他的電腦公司創辦一個電腦學院，使我從邊遠的不美不墨不中的 Laredo 搬到我嚮往已久的加州 L.A.。我好像回到中原漢族，再次聞到一些中華文化氣息。一九九三年 Windows 已經堂堂登上舞臺，Microsoft 的 Office 在搶攻原來的 WordPerfect 及 Lotus 市場，玩滑鼠好像用方向盤一般的必要。我的教材也全部加入「Windows 環境的血脈，作全面的改革及改良，同時把以前清一色的英文版翻成中文版以供應洛杉磯大部分華人的需要。

這時也是我第一次接觸中文軟體及中文輸入。第一次看到自己試寫的中文詩及中文信從印表機以漂亮的行書，隸書印出來時還興奮得整晚睡不著覺呢！為了公司

行號的需要，我開始編寫各種會計軟體的練習，想到在台大唸成本會計及高等會計時被教授痛宰的經驗，現在還蠻感激朱國璋教授的嚴法。練習操作手冊與使用手冊完全不同，經由練習操作手冊學起來較為輕鬆、快速而且實際，很受學生歡迎及接受。為了不使我的幾個徹夜研究所得結果被人盜用，都去申請了版權。因為軟體升級太快，不適合大量印刷，只好適量適價應用於我自己開辦的電腦補習班。白天教電腦，半夜我偶而會爬起來寫些不能見人的詩、改進我的書稿或玩玩電腦遊戲，我的生活似乎日夜和電腦分不開了，由於這樣的與它為伴我開始有了脖硬，臂酸，眼乾的毛病。想到古人說「君子之交淡如水」，還是淡下來得好，可是生活又變得淡然無味，身體也不見好轉。最後下了決心去健身房強迫自己多轉膀子，多扭腰，多甩手才慢慢改善這些電腦帶來的怪病。

自己開班以後，學生從少到平穩，以為我與電腦的相交相知總算得到應有的相知相報。沒想到它是個朝夕即變的善變龍，它的求新求變速度之快令我身心俱疲，追趕不及。硬體、軟體隨時在準備它的升級，真是勞神又傷財。深感它對我這忠實的朋友有點忘恩負義，但不惜緣感恩回報，我愈是年事高，它愈是輕歌曼舞，花俏又神妙，想把我慢慢拋棄，廣交新歡。它每年總要美容個 10% - 50%。身材變苗條了，臉蛋變漂亮了，花樣也更多了，像個迷人又風情萬種的萬人迷，讓全世界的人都為它傾倒。我只不過是億萬萬人群之中它偶而眷顧的一個舊識罷了，我不敢想等我雞皮鶴髮的時候，電腦會是什麼個傾國傾城模樣。它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往生前那裡去，下輩子作什麼，會有幾輩子？如果下輩子還不錯，那我就隨它到下一世去再領風騷吧！

【臧蓓 一九七零年 商學系畢業，本會第二十六屆理事、第二十七屆副會長】